

423



冬冬  
姑娘



1812

天  
心  
創  
北  
出  
版  
新



3600

36



上海图书馆
册数 1
估价 0.30

冬 兒 姑 娘

冰 心 女 士 著

上 海 北 新 書 局 發 行

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付排  
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

▲冬兒姑娘

四角▼

著者 冰心女士

發行人 李志雲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 
北新書局

分發行所 各省北新書局  
電報掛號二一六三號



## 目次

冬兒姑娘·····	一
相 片·····	二二
我們太太的客廳·····	八三

## 冬兒姑娘

『是呵，謝謝您，我喜，您也喜，大家同喜！太太，你比在北海養病，我陪着您的時候，氣色好多了，臉上也顯着豐滿！日子過的多麼快，一轉眼又是一年了。提起我們的冬兒，可是有了主兒了，我們的姑爺，在清華園當茶役，這年下就要娶。姑爺歲數也不大，家裏也沒有什麼人。可是您說的「大

喜」，我也不爲自己享福，看着她有了歸着，心裏就踢實了，也不枉我吃了十五年的苦。

『說起來真像故事上的話，您知道那年慶王爺出殯，……那是那一年？……我們冬兒她爸爸，在海淀大街上看熱鬧，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就丟了。那天我們兩個人倒是拌過嘴，我還當是他賭氣進城去了呢，也沒找他。過了一天，兩天，三天，還不來，我才慌了，滿處價問，滿處價打聽，也沒個影兒。

也求過神，問過卜，後來一個算命的，算出說他是往西南方去了，有個女人絆住他，也許過了年會回來的。我稍微放點心，我想，他又不是小孩子，又是本地人，那能說丟就丟了呢，沒想到……如今已是十五年了！

「那時候我們的冬兒才四歲。她是「立冬」那天生的，我們就這麼一個孩子。她爸爸本來在內務府當差，什麼雜事都能做，糊個棚呀幹點什麼的，



也都有碗飯吃。自從前清一沒有了，我們就沒了落兒了。我們十九年的夫妻，沒紅過臉，到了那時實在窮了，才有時急得彼此抱怨幾句，誰知道這就把他逼走了呢？

「我抱着冬兒哭了三整夜，我哥哥就來了，說「你跟我回去，我養活着你。」太太，您知道，我哥哥家那些個孩子，再加上我，還帶着冬兒，我嫂子嘴裏不說，心裏還能喜歡麼？我說「不用了，說

不定你妹夫他什麼時候也許就回來，冬兒也不小了，我自己想想法子看。」我把他回走了。以後您猜怎麼着？您知道圓明園裏那些大柱子，台階兒的大漢白玉，那時都有米舖裏雇人來把他砸碎了，糝在米裏，好添分量，多賣錢。我那時就天天坐在那漫荒野地裏砸石頭。一邊砸着石頭，一邊就流眼淚，冬天的風一吹，眼淚都凍在臉上了。回家去，冬兒自己爬在坑上玩，有時從坑上掉了下來，就躺在地

下哭。看見我，她哭，我也哭，我那時那一天不是  
眼淚拌着飯吃！

「去年北海不是在「霜降」那天下的雪麼？我  
們冬兒給我送棉襖來了，太太您記得？傻大黑粗的，  
眼稍有點往上吊着？這孩子可是利害，從小就是大  
男孩似的，一直到大也沒改。四五歲的時候，就滿  
街上和人抓子兒，押攤，耍錢，輸了就打人，罵人，  
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！可是有一樣，雖然蠻，她還

講理。還有一樣，也還孝順，我說什麼，她聽什麼，我呢，只有她一個，也輕易不說她。

『她常說「媽，我爸爸撇下咱們娘兒倆走了，你還想他呢！你就靠着我得了。我賣鷄子，賣柿子，賣蘿蔔，養活着你，咱們娘兒倆守着，不比有他的時候還強麼？你一天裏淌眼抹淚的，當的了什麼呀？」真的，她從八九歲就會賣鷄子，上清河販鷄子去，來回十七八里地，挑着小挑子，跑的比大人

還快。她不打價，說多少錢就多少錢，人和她打價，她挑起挑兒來就走，頭也不回。可是價錢也公道，海淀這街上，誰不是買她的，還有一樣，買了別人的，她就不依，就罵。

『不賣鷄子的時候，他就賣柿子，花生。說起來還有可笑的事呢。您知道西苑常駐兵，這些小販子就怕大兵，賣不到錢還不算，還常捱打受罵的。她就不怕大兵，一早晨就挑着柿子什麼的，一直往

西苑去，坐在那操場邊上，專賣給大兵。一個大錢也沒讓那些大兵欠過。大兵凶，她更凶，凶的人家反笑了，倒都讓着她。多會兒她賣殼了，說走就走，人家要買她也不給。那一次不是大兵追上門來了？我在院子裏洗衣裳，她前腳進門，後腳就有兩個大兵追着，嚇得我們一跳，我們一院子裏住着的人，都往屋裏跑。大兵直笑直嚷着說「冬兒姑娘，冬兒姑娘，再賣給我們兩個柿子。」她回頭把挑兒一放，

兩隻手往腰上一叉，說：「不賣給你，偏不賣給你，買東西就買東西，誰許你們嘻皮笑臉的！你們趁早給我走！」我嚇得直哆嗦！誰知道那兩個大兵倒笑着走了。您瞧這孩子的膽！

「那一年她有十二三歲，張宗昌敗下來了，他的兵就駐在海淀一帶。這張宗昌的兵可窮着呢，一個個要飯的似的，襪子鞋都不全，得着人家兒就拍門進去，翻箱倒櫃的，還管是住着就不走了。海淀

這一帶有點錢的都跑了，大姑娘小媳婦兒的，也都走空了。我是又窮又老，也就沒走，我哥哥說：「大兒倒是往城裏躲躲罷。」您猜她說什麼？她說「大舅舅你別怕，我媽不走，我也不走，他們吃不了我，我還要吃他們呢！」可不是她還吃上大兵麼？她跟他們後頭走隊唱歌的，跟他們混得熟極了，她那一天不吃着他們那大籠屨裏蒸的大窩窩頭？

『有一次也闖下禍，——那年她是十六歲了，



——有幾個大兵從西直門往西苑拉草料，她叫人家把草料卸在我們後院裏，她答應晚上請人家喝酒。我是一點也不知道，她在那天下午就躲開了。晚上那幾個大兵來了，嚇得我要死！知道冬兒溜了，他們恨極了，拿着馬鞭子在海淀街上找了她三天。後來虧得那一營兵開走了，才算沒有事。

『冬兒是躲到她姨兒，我妹妹家去了。我妹妹的家住在藍旗，有個菜園子，也有幾口豬，還開個

小雜貨舖。那次冬兒回來了，我就說：「姑娘，你歲數也不小了，整天價和大兵搗亂，不但我擔驚受怕，別人看着也不像回事，你說是不是！你倒是先住在你姨兒家去，給她幫幫忙，學點粗活，日後自然都有用處……。」她倒是不刁難，笑嘻嘻的就走了。

「後來。我妹妹來，說，「冬兒倒是真能幹，真有力氣，澆菜，喂豬，天天一清早上西直門取貨，

回來還來得及做飯。做事是又快又好，就是有一樣，脾氣太大！稍微的說她一句，她就要回家。」真的，她在她姨兒家住不上半年，就回來過好幾次，每次都是我勸着她走的。不過她不在家，我也有想她的時候，那一回我們後院種的幾棵老玉米，剛熟，就讓人拔去了，我也沒追究。冬兒回來知道了，就不答應說：「我不在家，你們就欺負我媽了！誰拔了我的老玉米，快出來認了沒事，不然，誰吃了誰嘴

「上長疔！」她坐在門檻上直直罵了一下午，末後有個街坊老太太出來笑着認了，說「姑娘別罵了，是我拔的，也是鬧着玩。」這時冬兒倒也笑了，說「您吃了就告訴我媽一聲，還能不讓您吃麼？明人不做暗事，您這樣叫我們小孩子瞧着也不好！」一邊說着，這才站起來，又往她姨兒家裏跑。

「我妹妹沒有兒女。我妹夫就會耍錢，不做事。冬兒到他們家，也學會了打牌，白天做活，晚上就

打牌，也有一兩塊錢的輸贏。她打牌是許贏不許輸，輸了就罵。可是她打的還好，輸的時候少，不然，我的這點兒親戚，都讓她給罵斷了！

『在我妹妹家兩年，我就把她叫回來了，那就是去年，我跟您到北海去，叫她回來看家。我不在家，她也不做活，整天裏自己做了飯吃了，就把門鎖上，出去打牌。我聽見了，心裏就不痛快。您從北海一回來，我就趕緊回家去，說了她幾次，勾起

胃口疼來，就躺下了。我妹妹來了，給我請了個瞧香的，來看了一次，她說是因爲我那年爲冬兒她爸爸許的願，沒有還，神仙就罰我病了。冬兒在旁邊聽着，一聲兒也沒言語。誰知道她後腳就跟了香頭去，把人家家裏神仙牌位一頓都砸了，一邊還罵着說：「還什麼願！我爸爸回來了麼？就還願！我砸了他的牌位，他敢罰我病了，我才服，」大家死勸着，她才一邊罵着，走了回來。我妹妹和我知道了，

又氣，又害怕，又不敢去見香頭。誰知後來我倒也好了，她也沒有什麼。真是，「神鬼怕惡人」……。

「我哥哥來了，說「冬兒年紀也不小了，趕緊給她找個婆家罷，「惡事傳千里，」她的利害名兒太出遠了，將來沒人敢要！」其實我也早留心了，不過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。有個公公婆婆的我又不敢答應，將來總是麻煩，人家那能像我似的，什麼都讓着她？那一次有人給提過親，家裏也沒有大人，

孩子也好，就是時辰不對，說是犯尅。那天我合婚去了，她也知道，我去了回來，她正坐在家裏等我，看見我就問：「合了沒有？」我說：「合了，什麼都好，就是那頭命硬，說是尅丈母娘。」她就說「那可不能做！」一邊說着又拿起錢來，出去打牌去了。我又氣，又心疼。這會兒的姑娘都臉大，說話沒羞沒臊的！

「這次總算停當了，我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！



『謝謝您，您又給這許多錢，我先替冬兒謝謝您了！等辦過了事，我再帶他們來磕頭。……您自己也快好好的保養着，剛好別太勞動了，重複了可不是玩的！我走了，您，再見。』

十一，廿八夜，一九三三。



她是個痛苦，是個悲哀。故舊一次一次的凋零，而親友家裏的新的分子，一次一次的加多，新生的孩子，新結婚的侄兒，甥女，帶來的他們的伴侶，舉止是那樣的佻達，談吐是那樣的無忌。而最使施女士難堪的，是這些年輕人，對於他們在海外服務，六載一歸來的長輩，竟然沒有絲毫的尊敬，體卹。他們只是敷衍，只是忽略，甚至於嘲笑，厭惡。這時施女士心中只溫存着一個日出之地的故鄉，在那

裏有一座古城，古城裏一條偏僻的胡同，胡同裏一所小房子。門外是蒼古雄大的城牆，門口幾棵很大的柳樹，門內是小院子，幾株丁香，一架薔薇，薔薇架後是廊子，廊子後面是幾間小屋子，裏面有牆爐，有書架，有古玩，有字畫……而使這一切都生動，都溫甜，都充滿着「家」的氣息的，是在這房子有和自己相守十年的，幽嫻貞靜的淑貞。

初到中國時候的施女士，只有二十五歲，季候

是夏末秋初。中國北方的初秋天氣，是充滿着陽光，充滿着電，使人歡悅，飄揚，而興奮。這時施女士常常穿一件玫瑰色的衣裳，淡黃色的頭髮，微微暈紅着的橢圓形的臉上，常常帶着天使般的含愁的微笑。她的職務是在一個教會女學校裏教授琴歌，住在校園東角的一座小樓上。那座小樓裏住的盡是西國女教員，施女士是其中最年輕，最溫柔，最美麗的一個，曾引動了全校學生的愛慕。中學生的情感，

永遠是腴膩，是隱藏，是深摯。尤其是女生，對於先生們的崇拜敬愛，是永遠不敢也不肯形之於言笑筆墨的。施女士住的是樓下，往往在夜裏，她在寫家書，或改卷子，隱隱會看見窗外有人影躲閃着，偷看她垂頭的姿態。有時牆上爬山虎的葉子，會簌簌的響着，是有細白的臂兒在攀動，甚至於她聽得有輕微的嘆息。施女士只微微的抬頭，淒然的一笑，用筆管挑開她額前的散髮，忙忙的又低下頭去做她

的工作。

不但是在校內，校外也有許多愛慕施女士的人。在許多學生的心目裏，畢牧師無疑的是施女士將來的丈夫。他是如此的年輕，軀幹挺直，唇角永遠浮着含情的微笑。每星期日自講壇上下來，一定是挾着聖經，站在琴傍，等着施女士一同出去。在小樓的台階上，也常常有畢牧師坐立的背影。時間是過了三年，畢牧師例假回國，他從海外重來時，

已同着一位年輕活潑的牧師夫人。學生們的幻像，漸漸的消滅了下去。施女士的玫瑰色的衣服，和畢牧師的背影，也不再掩映於校園的紅花綠葉之間。

光陰是一串駱駝似的，用着笨重的脚步，慢慢地拖踏了過去，施女士淺黃色的頭髮，漸漸的轉成灰白。小樓中陸續的又來了幾個年輕活潑的女教員，作了學生們崇拜敬愛的對象。施女士已移居在校外的一條小胡同裏，在那裏，她養着一隻小狗，



種着些花，閒時逛隆福寺，廠甸，不時的用很低的價錢，買了一兩件古董，回來擺在書桌上，牆爐上，自己看着，賞玩着，向來訪的學生們朋友們誇示着。春日坐在花下，冬夜坐守牆爐，自己覺得心情是一池死水般的，又靜寂，又狹小，又絕望，似乎這一生便這樣的完結了。

淑貞，一朵柳花似的，飄墜進她情感的園地裏，

是在一年的夏天。淑貞的父親王先生，是前清的一個秀才，曾做過某衙門的筆帖式，三十年來，因着朋友的介紹，王先生便以教外國人官話爲業，第二個學生便是施女士。施女士覺得王先生比別個官話先生都文雅，都清高。除了授課之外，王先生很少說些不相干的應酬話，接收東修的信封的時候，神氣總是很腴腆，很不自然，似乎是萬分無奈。年時節序，王先生也有時送給她王太太自己繡的扇袋之

類，上面繙的是王太太自己做的詩句。談起話來施女士才知道王太太也是一個名門閨秀，而且他們膝下，只有一個女兒。

十五年前的一個冬天，王先生告了十天的假，十天以後回來，王先生的神情極其蕭索，臉上似乎也蒼老了許多。說起告假的情由來，是在十天之中，王太太由肺病轉劇而去世，而且是已經葬了，三歲的女兒淑貞，暫時寄養在姥姥家裏。

自那時起，王先生似乎是更沉默更憂悶了，幽靈似的，連說話的聲音都輕得像吹過枯葉的秋風。施女士覺得很掛慮，很憐惜他，常常從談話中想鼓舞起王先生的意興，而王先生總仍然是很衰頹，只無力的報以客氣的慘笑。十年前的一個夏天，王先生也以猝然中暑而逝世。

從王先生的鄰里那裏得到王先生猝然病故的消息，施女士立刻跟着來人趕到王家去，這是她第一

次進王家的門，院子中間一個大金魚缸，幾尾小小的金魚在水草隙裏穿遊。魚缸四圍擺着幾盆夾竹桃。牆根下幾竿竹子，竹下開着幾叢野茉莉。進了北屋，揭開竹簾鴉雀無聲，這一間似乎是書屋，壁架上堆着滿滿的書，稀疏的掛幾幅字畫，西邊的門上，掛着一幅布簾。施女士又跟着來人輕輕的進去，一眼便看見王先生的遺體，臥在坑上，身上蓋着一床單被，臉上也蒙着一張白紙，坑沿上一個白髮的老

太太，穿着白夏布的長衣，雙眼紅腫，看見施女士，便站了起來。經了來人的介紹，施女士認識了王先生的岳母黃老太太，黃老太太又拉起了坑頭上伏着的一個幽咽的小姑娘，說：『這是淑貞，』這個瘦小的，蒼白的，柳花似的小女兒，在第一次相見裏，襯着這清絕慘絕的環境和心境，便引起了施女士的無限的愛憐。

|王先生除了書籍字畫之外，一無所有，一切後事，都是|施女士備辦的。葬過了|王先生，|施女士又交給|黃老太太一些錢，作為|淑貞的生活費和學費，|黃老太太一定不肯接受，只說等到過不去的時候，再來說。過了兩三個月，|施女士不放心，打聽了幾個人，都說是|黃家孩子很多，|淑貞並不會得到怎樣周到的愛護。於是在一個聖誕的前夜，|施女士便把|淑貞接到自己的家裏來。

窗外微月的光，輕輕的蓋着積雪。時間已過夜午，那些唱聖誕喜歌的學生們，還未曾來到。窗口立着的幾條紅燭，已將燃盡，潛潛的落下了等待的熱淚。爐火的微光裏，淑貞默然的坐在施女士的椅旁，怯生的蒼白的臉，沒有一點倦容，兩粒黑珠似的大眼，嵌在瘦小的臉上，更顯得大的神祕而淒涼。施女士輕輕的握着淑貞的不退縮也無熱力的小手，



想引她說話，却也不知從那裏說起。從微暈的光中，一切都模糊的時候，她覺得手裏握着的不是一個活潑的小女子，却是王先生的一首詩，王太太的一縷繡線，東方的一片貞女石，古中華的一種說不出來的神祕的靜默。……

十年以來，在施女士身邊的淑貞好像一條平流的小溪，平靜得看不到流動的痕跡，聽不到流動的

聲音，聞不到流動的氣息。淑貞身材依然很瘦小，面色依然很蒼白，不見她痛哭，更沒有狂歡。她總是羞愁的微笑着，輕微的問答着，悄蹣的行動着。在學校裏她是第一個好學生，是師友們誇愛的對象，而她却沒有一個知己的小友，也不喜愛小女孩們所喜愛的東西。

『這是王先生的清高，和王太太的貞靜所凝合的一個結晶！』施女士常常的這樣想，這樣的人格，

在跳盪喧嘩的西方女兒裏是找不到的。她是幽靜，不是淡漠，是安詳，不是孤冷，每逢施女士有點疾病，淑貞的床前的蹣跚，是甜柔的，無聲的，無微不至的。無論那時睜開眼，都看見床側一個溫存的微笑的臉，從書上抬了起來。『這天使似的慰安！』施女士總想表示她熱烈的愛感，而看着那蒼白羞怯的他顧的臉，一種慚愧的心情，把要說的熱烈的話，又壓了回去。

淑貞來的第二年，黃老太太便死去，施女士帶着她去看了一趟，送了葬，從此淑貞除了到學校和禮拜堂以外，足跡不出家門。清明時節，施女士也帶她去拜掃王先生和王太太的墳，放上花朵，兩個人都落了淚。歸途中施女士緊緊的握着淑貞的手，覺得彼此都是世界上最畸零的人，一腔熱柔的母愛之情，不知不覺的都傾瀉在淑貞身上。從此旅行也

不常去，朋友的交往也淡了好些，對於古董的收集也不熱心了。只有淑貞一朵柳花，一片雲影似的追隨着自己，施女士心裏便有萬分的慰安和滿足。有時也想倘若淑貞嫁了呢？……這是一個女孩子的終身大事，幻想着淑貞手裏抱着一個玉雪可愛的嬰孩，何嘗不是一幅最美麗最清潔，最甜柔的圖畫；而不知怎樣，對於這幻像却有一種莫名的恐怖！……『倘若淑貞嫁了呢？』一陣孤寂之感，冷然的四

面襲來，施女士撫着額前的白髮，起了寒戰，連忙用淒然的牽強的微笑，將這不祥的思想揮磨開去。

人人都誇贊施女士對於淑貞的教養，在施女士手裏調理了十年，淑貞并不曾沾上半點西方的氣息。洋服永遠沒有上過身，是不必說的了，除了不懂中語的朋友面前，施女士對淑貞也不會說過半句英語。偶然也有中學裏的男生，到家裏來赴茶會，

淑貞只依舊腴腆的靜默的坐在施女士身邊，不加入他們的遊戲和談笑，偶然起來傳遞着糖菓，也只低眉垂目的，輕聲細氣的。這青年人的歡樂的集會，對於淑貞却只是拘束，只是不安。這更引起了施女士的憐惜，輕易也便不勉強她去和男子周旋。偶然也有中國的老太太們提到淑貞應該有婆家了，或是有男生們直接的向施女士表示對於淑貞的愛慕，而施女士總是愛傲的微笑着，婉轉的辭絕了去。

淑貞十八歲畢業了中學，這年又是施女士回國的例假，從前曾有一次是把淑貞寄在朋友家裏，獨自回去了的，這次施女士却決定把淑貞帶了回去，一來叫淑貞看看世界，二來是減少自己的孤寂；和淑貞一說，出乎意外的，淑貞的蒼白臉上，發了光輝，說『媽媽！只要是跟着你，我那裏都願意去的！』施女士愛憐的撫着淑貞的臂說，『謝謝你！』



我想你一定喜歡看看我生長之地，你若是真喜歡美國呢，也許我就送你入美國的大學。……」

在新英格蘭的一個鎮上，淑貞和施女士又相依爲命的住下了。圍繞着這座老屋，是一大片青草地，和許多老橡樹。那時也正是夏末冬初，橡葉紅得光艷迎人，樹下微微的有着潮濕的清味，這屋子是施女士的父親施老牧師的舊宅，很寬大的木床，高背

的椅子，很厚的地氈，高高的書架，磊着滿滿的書，書屋裏似乎還遺留着烟斗的氣味。甬道高大得似乎起着迴音，兩旁壁上都掛着聖經故事的金框的圖畫。窗戶上都垂着深色的窗簾，屋裏不到黃昏，四面便起了黯然的色影。施女士帶着淑貞四圍周視；書屋牆爐前的紅絨軟椅，是每夜施老牧師看書查經的坐處；客廳角落裏一張核桃木的小書桌子，是施老太太每日寫信記賬的地方；樓上東邊一個小屋

子，是施女士的寢室，牆上還掛着施女士兒時的幾張照片；三層樓頂的小屋，是施女士的哥哥雅各兒時的寢室……。這老屋本來是雅各先生夫婦住着的，今年春天，雅各先生也逝世了，雅各夫人和她的兒子搬到鄰近的新蓋的小屋子去，這老屋本來要出賣，施女士寫信回來，請她留着，說是自己預備帶着淑貞，再過一年在故國的重溫舊夢的最後的光陰。

這老屋裏不常有來訪的客人，除了和施女士到禮拜堂去作禮拜外，淑貞只在家裏念點書，彈點琴，作點活計，也不常出門。有時施女士出去在教堂的集會裏，演講中國的事情，淑貞總是跟了去，講後也總有人來和施女士和淑貞握手，問着中國的種種問題，淑貞只腴腆含糊的答應兩句，她的幽靜的態度，引起許多人的愛憐。因此有些老太太有時也來

找淑貞談談話，送她些日用瑣碎的東西。

每星期日的晚餐，雅各太太和她的兒子彼得總是到老屋裏來聚會。雅各太太是個瘦小的婦人，身材很高，滿臉皺紋，却擦着很厚的粉，說起話來，沒有完結，常常使施女士覺得厭倦。彼得是個紅髮跳盪的孩子，二十二歲的人，在淑貞看來，還很孩氣。進門來就沒有一刻安靜。頭一次見面便叫着淑貞的名字，說：「你是我姑姑的中國女兒呀，我們應

該做很好的朋友才是！」說着就一陣癡笑，施女士看見淑貞局促的樣子，便微微的笑說「彼得你安靜些，別嚇着我的小女兒！」一面又對淑貞說，「這是我們美國人親密的表示，我們對於親密的友人，總不稱呼「先生」「小姐」的，你也只叫他彼得好了。」淑貞臉紅一笑。

淑貞的靜默，使彼得覺得無趣，每星期日晚餐後，總是借題先走，然後施女士和雅各太太斷斷續

續的，有一搭沒一搭的談着老話。淑貞聽得倦了，有時站起倚窗外望，街燈下走着碧眼黃髮的行人，晚風送來飄忽的異鄉的言語，心中覺得亂亂的，起着說不出的淒感……

有一天夜裏，雅各太太臨走的時候，忽然笑對淑貞說，「下星期晚你可有機會說中國話了。我發現了這裏的神學院裏有個李牧師，和他的兒子天

錫，在那裏研究神學。我已約定了他們下星期晚同來吃晚飯。我希望這能使你喜歡。」淑貞抬起頭來看施女士，施女士便說，「我在神學院的圖書館裏，也看見了他們幾次。李牧師真是個慈和的老人，天錫也極其安靜穩重，我想我們應當常常招待他們，省得他們在外國怪寂寞的。」淑貞答應着。

這星期晚，施女士和淑貞預備了一桌中國飯，



擺好匙箸，點起紅燭，施女士便自去換了一身中國的衣服，帶上玉鐲子，又叫淑貞聽見門鈴，便去開門，好叫李牧師父子進門來第一句便聽見鄉音。淑貞笑着答應了，心裏也覺得高興。

門鈴響了，淑貞似乎有點心跳，連忙站起出去時，衝進門來的却是彼得，後面是雅各太太，同着一個清癯蒼白的黑髮的中年人。彼得一把拉住淑貞說：『這是李牧師，你們見見！』又從李牧師身後

拉過一個青年人說，『這是李天錫先生，這是王小姐，我們的淑貞』李牧師滿面笑容的和淑貞握手，連連的說『同鄉，同鄉，我們真巧，在此地會見！』天錫只默然的鞠了一躬，施女士也出來接着，大家都進入客室。

席上熱鬧極了，李牧師和施女士極親熱的談着國內國外佈道的狀況，雅各太太也熱烈的參加討論。彼得筵上的排骨，總是滿桌打滾，夾不到嘴，

不住的笑着嚷着。淑貞微笑的給他指導。天錫却一聲不響的吃着飯，人問話時，才回答一兩句，聲音却極清朗，態度也溫藹，安詳。雅各太太笑對李牧師說，『我真佩服你們中國人的教育，你看天錫和淑貞都是這樣的安靜，大方，不像我們的孩子那樣坐不住的神氣，你看彼得！』彼得正夾住一個炸肉球，顛巍巍的要往嘴裏送，一抬頭，筷子一鬆，肉球又滑走了，彼得哈哈的大笑了起來，大家也隨着

笑了一陣。

飯後散坐着，喝着咖啡，淑貞和天錫仍是默坐一旁，聽着三個中年人的談話。彼得坐了一會兒，便打起呵欠，站了起來說，『媽媽，你要是再談下去，我可要走了，我明天還上課呢！』雅各太太回頭笑了，說：『你又急了，聽個戲看個電影的你都不睏，這會兒回去你也不一定睡覺！』一面說一面却也站了起來。天錫欠着身，兩手按着椅旁，看着

李牧師，說『爸爸，我們也該走了罷？』施女士趕緊說，『不忙，時間還早呢，你父親還要看看我父親收藏的關於宗教的書呢？』彼得也笑着，拿起帽子，說『別叫我攪散了你們的暢談，你們再坐一坐罷。』一面便上前扶着雅各太太，和衆人握手道別出去。

施女士送走了他們母子，轉身回來，在客室門口便站住，點頭笑對李牧師說，『您跟我到書房來

罷，我父親的藏書，差不多都在那邊。——淑貞，你也招待招待天錫，如今都在國外，別儘着守中國的老規矩，大家不言不語的！」李牧師笑着走了出來，淑貞和天錫欠了欠身。

兩個人轉身對着坐下。因着天錫的靜默和拘謹，淑貞倒不腴腆了，一面問着天錫何時來美？住居何處？一面在微暈的燈光下，注視着這異國的故事。

鄉的少年：一頭黑髮，不加油水的整齊的向後攏着，寬寬的前額，直直的鼻子，有神的秀長的雙眼，小小的嘴兒，唇角上翹，帶點女孩子的斌媚。一身青呢衣服，黑領帶，黑鞋子，襯出淡黃色發光的臉，使得這屋子中間，忽然充滿了東方的氣息。

天錫笑着問：『王小姐到此好些日子了罷，常出去玩玩麼？』淑貞微微的吁了一口氣，低下頭去，說，『不，我不常出去，除了到到禮拜堂。不知道

爲什麼，這裏的人和在中國的那些美國人彷彿不一樣，我一見着他們心裏就局促的慌……淑貞說着自己也奇怪，如何對這陌生的少年，說這許多話。

天錫默然一會，說，「這也許是中外人性格不同的緣故，我也覺得這樣，我呢，有時連禮拜堂裏都不高興去！」淑貞抬頭問，「我想禮拜堂裏倒用不着說話，您爲什麼……」一面心裏想，「這個牧師的兒子……。」



天錫忽然站了起來，在燈下徘徊着，過了一會，便過來站在淑貞椅旁，站的太近了，淑貞忽然覺得有些畏縮。天錫兩手插在褲袋裏，發光的雙眼，注視着淑貞，說：『王小姐，不要怪我交淺言深，我進門來不到五分鐘，就知道您是和我一樣……什麼都一樣，我在這裏總覺得孤寂，可是這話連對我父親都沒說過。』淑貞抬頭凝然的看着。

天錫接了下去：『我的祖父是個進士，晚年很

潦倒，以教讀爲生，後來教了些外國人，幫忙他們編中文字典。我父親因和祖父的外國朋友認識，才進了教會神學，受洗入教，我自己也是個教會學校的產品，可是我從小跟着祖父還讀過許多舊書，很喜愛關於美術的學問。去年教會裏送我父親到這裏入神學，也給我相當的津貼，叫我也在神學裏聽講。我自己却想學些美術的功課，因着條件的限制，我只能課外自己去求友，去看書。——他們當然想叫

我也做牧師，我却不歡喜這穿道袍上講壇的生活！其實要表現萬全的愛，造化的神功，美術的導引，又何嘗不是一條光明的大路，然而……人們却不如  
此想法！』

『到禮拜堂去，給些小演講，事後照例有人們圍過來，要從我二十年小小的經歷上，追問出四千年古國的種種問題，這總使我氣咽，使我恐懼。更使我不自在的，有些人們總以為在基督教傳入以

前，中國是沒有文化的。在神學裏承他們稱我爲「模範中國青年」，我真是受寵若驚。在有些自華返國的教育家，在各處作興學募捐的演講之後，常常叫我到台上去，介紹我給會衆，似乎說「這是我們教育出來的中國青年，你看！」這不是像耍猴的藝人，介紹他們練過的猴子給觀衆一樣麼？我敢說，倘然我有一絲一毫的可取的地方，也決不是這般人訓練出來的！」

淑貞的畏縮全然消失了，只覺着椅前站着一個高大的暈影，這影兒大到籠罩着自己的靈魂，透不出氣息。看着雙頰燒紅，目光如炬的太興奮了的天錫，自己眼裏忽然流轉着清淚，這淚，是同情？是憐惜？是鄉愁？自己也說不出。爲着不願意使這淚落下，淑貞就仍舊勉強微笑的抬着頭看着。

天錫換了一口氣，又說『真的，還有時候教會裏開會歡送到華佈道的人，行者起立致詞，悽惻激

昂，送者也表示着萬分的欽服與憐憫，似乎這些行者都是謫逐放流，充軍到蠻荒瘴癘之地似的！——國外佈道是個犧牲，我也承認，不過外國人在中國，比中國人在外國是舒服多了，至少是物質方面，您說是不是？」

淑貞點了點頭，微微的笑着，整了整衣服，站了起來，溫柔的說：「說的也是，不過從我看來，人家的起意總是不壞。有些事情，也是我們覺得自

己是異鄉的弱國人，自己先氣餒，心怯，甚至於對人家的好意，也有時生出不正當的反感，倘或能平心靜氣呢，靜默的接受着這些刺激，帶到故國去，也許能鼓勵我們做出一點事情，使將來的青年人，在國際的接觸上，能穀因着光榮的祖國，而都做個心理健全的人，……您說呢？」

天錫坐了下去，從胸袋裏掏出手絹來，擦着自己額上的汗，臉上的紅潮漸退，眼光又恢復了甯靜

與溫和，他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，欠身坐着，幽幽的說，『對不起您，王小姐，我沒想到第一次見您，便說出這些興奮的孩氣的話！總而言之，我是寂寞，我是懷念着祖父的故鄉。今天晚上看見您，我似乎覺得有一尊「中國」，活躍的供養在我的面前，我只對着中國的化身，傾吐出我心中的煩悶，無意中也許攪亂了您心中的安平，我希望您能原諒，饒恕我。』這青年人說到這裏臉上又罩上一層紅暈，便



不再往下說。

淑貞也不由的臉紅了，低頭摩弄着椅上的花紋，說『就是今晚也說了太多的話。真的，從我父親死去以後，我總覺得沒有人能在靜默中了解我……今晚……也許是異國聽見到鄉音……我……』淑貞越說越接不下去了，便輕輕的停住。——屋裏是久久的沉默。

淑貞抬起頭來時，天錫的臉上更沉靜了，剛才

的興奮，已不留下絲毫的痕跡，微笑的說，「我想我們應該利用這國外的光陰，來遊歷，來讀書，——我總是佩服西方人的活潑與勇敢，他們會享受，會尋樂，他們有團體的種種健全的生活，我很少看見美國青年有像我們這般憂鬱多感的。我在藝術學院和神學院裏也認識許多各國的青年人，其中也有小姐們，我們都很說得來，每個星期六的下午，他們常聚在一起研究討論，或是遠足旅行，我有時也加

入，覺得很有意思。王小姐，您也應當加入他們的團體，來活潑您的天機。我父親也常同我們一起去，我想施女士一定會贊成的。」

淑貞的眼光中漾出了感謝與歡喜，連忙說「謝謝你的邀請，我想明年進入大學，也想在離家之先，同這裏青年人有些接觸，免得驟然加入她們的團體時，感覺得不慣。」

天錫問「您想進那一個大學？」淑貞說「還不

定呢，明年施女士也許回到中國去，也許不回去。這些日子沒聽見她提起，我也沒有問。她若回去呢，我想我當然也是跟着去，不過……現在……我還是想在這裏入大學……」

門開了，施女士先進來，後面是李牧師，臂間夾着幾本很厚的書。施女士笑對天錫說「我們檢着書，說着話，就忘了時候，你們沒有等急了罷？」

天錫站了起來，笑着說『我們談着上學的事情，也談得很起勁，簡直是忘了時候。』李牧師拿起帽子，說『現在我們真是該走了！』施女士，打攪了您這一晚，謝謝您的飯和您的書，希望我們以後仍常有見面的機會。』施女士也笑着和他們父子握手，說『你們以後只管常來，淑貞在這裏也悶得慌，有個同鄉來談談也好！』淑貞站在一旁，紅着臉笑着。天錫從父親手裏接過幾本書來，跟在父親後面，一同鞠

了躬退走了出來，施女士和淑貞都送到門口。

施女士和淑貞在客廳裏收拾着茶具，施女士一面微微的打着呵欠，說：『你看李牧師和他的兒子不是極可愛的人麼？天錫真是個中國的紳士，一點也不輕浮，你和他談得還好罷？』淑貞正端起茶盤來，抬頭看着施女士，略微一遲疑，又紅了臉，只輕輕的答應了一聲，便低着頭托着茶盤走了出去。

時間已是春初，施女士和淑貞到美國又整整半年了。這半年中，老屋裏的一切，仍是沒有改變，除了李牧師父子和雅各太太母子，常常來往，也有一兩次他們六個人一齊加入青年團體的野餐會。此外，就是淑貞似乎到了發育時期了，施女士心裏想，肌肉豐滿了許多，雙頰也紅潤了，最看得出的是深而大的雙眼裏漾着流動的光輝，言笑也自如了，雖是和李牧師父子有時仍守着中國女孩兒的矜持，而

對於彼得，就常常有說有笑的了。施女士心裏覺着有一種異樣的慰安。以前的淑貞是太沉默了，年輕的人是應當活潑的，……活潑的靈魂投入了淑貞窈窕的軀體，就使得淑貞異樣的動人！……倘若……施女士不再往下想了，手按着前額，懺悔似的站了起來，呆望着窗外的殘雪。

故鄉的天氣，似乎不適宜於她近來的身體了，



施女士春來常常覺得不舒服。一冬的大雪，在初春陽光之下，與嫩綠一同翻上來的是一種潮濕的氣味，厚重的簾幙，也似乎更低垂了。施女士懶懶的倚坐在床上，聽着淑貞在樓下甬道裏拂拭着傢俱，輕快的行動着，微謳着；又聽見郵差按鈴，淑貞開門的聲音。過了一會淑貞捧着早餐的盤子，輕盈的走了進來，一面端過小矮几來，安放在牀上，一面扶起施女士，坐好了，又替她拍鬆了枕頭，笑着拈起盤

子裏的一個信封，說『媽媽您看，這是上次我們出去野餐的時候，照的相片，……裏頭有一張是小李先生在我不留心的時候拍上的，您看我的樣子多傻！』說着把餐具移放在短几上，轉身又端着空盤子出去。

施女士懶懶的拿起相片來看，一共是八張，有雅各太太母子，有李牧師父子，有淑貞和他們一塊兒照的，也有青年團體許多人照的，看到最末一張，

施女士忽然的呆住了！

背景是一棵大橡樹，老幹上滿綴着繁碎的嫩芽，下面是青草地，淑貞正俯着身子，打開一個野餐的匣子，捲着袖，是個猛抬頭的樣子，滿臉的嬌羞，滿臉的笑，驚喜的笑，含情的笑，眼波流動，整齊的露着雪白的細牙，這笑的神情是施女士十年來所絕未見過的！

一陣輕微的戰慄，施女士心裏突然湧起了一種

無名的強烈的激感，不是驚訝，不是忿急，不是悲哀……他緊緊的捏住這一張相片——

上次的野餐，自己是病着，原想叫淑貞也不去，在家裏陪着自己，又怕打斷了大家的興頭，猜想淑貞也是不肯去的，在人前虛讓了一句，不料她略一沉吟，望了望拿着帽子站在門口的李天錫，便歡然的答應着隨着大家走了——

她呆呆的望着這張相片，看不見了相片上的淑

貞，相片上却掩映的浮起了畢牧師的含情的唇角，  
王先生的憂鬱的臉，一座古城，一片城牆，一個小  
院，一架薔薇，……手指一鬆，相片落了下來，施  
女士眼裏忽然滿了清淚。

門輕輕的開了，淑貞又輕盈的托着咖啡盤子進  
來，放在床旁的小桌上，便笑着在屋裏隨便的收拾  
着。施女士一聲不響的看着她：身上是白綢的薄衫

子，因着上樓的急促，豐滿的胸口，微微的起伏着，厚厚的微捲的短髮，堆在緋紅的頰旁，一轉身，又呈現着豐美的背影，襯衣的花邊中間，隱約的透露着粉紅色的肌膚……一團春意在屋中流轉，……

猛抬頭看見對面梳妝台上鏡中的自己，蓬亂的頭髮，披着一件絨衫，臉色蒼白，眼裏似乎佈着紅絲，眼角聚起了皺紋……

淑貞笑着走了過來，站在床前，拈起相片來看，

笑着說『媽媽您看這些青年人，不都是活潑可愛麼？我們還說呢，將來我們一起入學，一定……』

施女士沒有答應。淑貞抬起頭來，忽然斂了笑容：施女士輕輕的咬着下唇，雙眼含淚的，極其蕭索的呆望着窗外。淑貞往前俯着，輕輕地問『媽媽，您想什麼？』

施女士沒有回頭，只輕輕的拉着淑貞的手說，『孩子，我想回到中國去。』

## 我們太太的客廳

時間是一個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，溫煦而光明。地點是我們太太的客廳。所謂太太的客廳，當然指着我們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廳，不過客人們少在那裏聚會，從略。

我們的太太自己以為，她的客人們也以為她是當時當地的一個「沙龍」的主人。當時當地的藝術



家，詩人，以及一切人等，每逢清閑的下午，想喝一杯濃茶，或咖啡，想抽幾根好煙，想坐坐溫軟的沙發，想見見朋友，想有一個明眸皓齒能說會道的人兒，陪着他們談笑，便不須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，走路或坐車，把自己送到我們太太的客廳裏來。在這裏，各人都能夠得到他們所期望的一切。

正對着客廳的門，是一個半圓式的廊廡，上半截滿嵌着玻璃，掛着淡黃色的軟紗簾子。窗外正開

着深紫色的一樹丁香，窗內掛着一隻銅絲籠子，關着一隻玲瓏跳唱的金絲雀。陽光從紫雲中穿着淡黃紗浪進來，清脆的鳥聲在中間流轉，屋子的一切，便好似朦在鮫綃之中的那般波動，軟艷！窗下放着一個小小書桌，桌前一張轉椅，桌上一大片厚玻璃，罩着一張我們太太自己畫的花鳥。此外桌上就是一隻大墨碗，白磁筆筒，插着幾管筆，旁邊放着幾捲白紙。

牆上疏疏落落的掛着幾個鏡框子，大多數的倒都是我們太太自己的畫像和照片。無疑的，我們的太太是當時社交界的一朵名花，十六七歲時候尤其嫩艷！像片中就有幾張是青春時代的留痕。有一張正對着沙發，客人一坐下就會對着凝睇的，活人一般大小，幾乎蓋滿半壁，是我們的太太，斜坐在階階之上，迴眸含笑，階旁橫伸出一大枝桃花，鬢雲，眼波，巾痕，衣褶，無一處不表現出處女的嬌情。

我們的太太說，這是由一張二寸的小影放大的，那時她還是個中學生。書架子上立着一個法國彫刻家替我們的太太刻的半身小石像，斜着身子，微側着頭。對面一個橢圓形的鏡框，正嵌着一個橢圓形的臉，橫波入鬢，眉尖若蹙，使人一看到，就會想起『長眉滿鏡愁』的詩句。書架旁邊還有我們的太太同她小女兒的一張畫像，四隻大小的玉臂互相抱着頸項，一樣的笑靨，一樣的眼神，也會使人想起一

幅歐洲名畫。此外還有戲裝的，新娘裝的種種照片，都是太太一個人的——我們的太太是很少同先生一塊兒照像，至少是我們沒有看見。我們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擺在一起，他在客人的眼中，至少是猥瑣，是市俗。誰能看見我們的太太不嘆一口驚慕的氣，誰又能看見我們的先生，不抽一口厭煩的氣？

北牆中間是壁爐，左右兩邊上段是短窗，窗下是一溜兒矮書架子，上面整齊的排着精裝的小本外

國詩文集。有一套黃皮金字的，遠看以爲定是沙翁全集；近看却是湯姆司哈代。我們的太太嗤的一聲笑了，說『莎士比亞，這個舊人，誰耐煩着那些個！』問的人臉紅了。旁邊幾本是 E. E. Cummings 的詩，和 Aldous Huxley 的小說，問的人簡直沒有聽見過這幾個名字，也不敢再往下看。

南邊是法國式長窗，上下緊綑着淡黃紗簾。——紗外隱約看見小院中一棵新吐綠芽的垂楊柳，柳絲

垂滿院中。樹下圍着幾塊山石，石縫裏長着些小花，正在含苞。窗前一張圓花青雙絲葛蒙着的大沙發，後面立着一盞黃綢帶穗的大燈。旁邊一個紅木架子支的大銅盤，盤上擺着茶具。盤側還有一個尖塔似的小架子，上下大小的盤子，盛着各色的細點。

地上是「皇宮花園」式的繁花細葉的毯子。中間放着一個很矮的大圓桌，桌上供着一大盃枝葉橫斜的黃壽丹。四圍攔着三四隻小凳子，六七個軟墊

子，是預備給這些藝術家詩人坐臥的。

我們的太太從門外翩然的進來了，脚尖點地時是那般輕，右手還忙着扣領下的衣紐。她身上穿的是淺綠色素縐綢的長夾衣，沿着三道一分半寬的墨綠色緞邊，翡翠扣子，下面是肉色襪子，黃鹿皮高跟鞋。頭髮從額中軟軟的分開，半掩着耳輪，輕輕的攏到頸後，挽着一個椎結。衣袖很短，臂光瑩然。



右臂上抹着一隻翡翠鐲子，左手無名指上重疊的戴着一隻鑽戒，一隻綠玉戒指。臉上是午睡乍醒的完滿欣悅的神情，眼波欲滴，只是年光已在她眼圈邊畫上一道淡淡的黑圈，雙頰退紅，龐兒不如照片上那麼豐滿，腰支也不如十年前「二九年華」時的那般軟款了！

我們的太太四下裏看着，口裏喚着 Daisy，外面便走進一個十七八的丫頭，濃眉大眼的，面色倒很

白，雙頰也很紅潤——客人們談話裏也短不了提到我們的 Emily。當客廳中大家閉目凝神的舒適的坐着，聽着詩人們誦着長詩的時候，Daisy 從外面輕輕的進來，黑皮高跟鞋，黑絲襪子，身上是黑綢子衣裙，硬白的領和袖，前襟繫着雪白的圍裙，剪的斬齊的又黑又厚的頭髮，低眉垂目的，捧進一爐香，或是一隻藥碗，輕輕的放在桌上，或是倚着椅背，俯在太太耳邊，低低的說一兩句話，太太抬頭微微

的一笑，這些情景也時常使這聽詩的人，暫時，完全的把耳邊的詩句放走。

Daisy 是我們太太贈嫁的丫環。我們的太太雖然很喜歡談女權，痛罵人口的買賣，而對於「菊花」的贈嫁，並不曾表示拒絕。菊花是 Daisy 的原名，太太嫌它俗氣，便改口叫 Daisy，而 Daisy 自改了今名之後，也漸漸的會說幾句英語，有新到北平的歐美藝術家，來拜訪或用電話來約會我們的太太的時

候，Daisy 也會極其溫恭的清脆的問：“Mrs. is in bed, can I take any massage?”——

太太說：『你看你還不換衣裳去！把彬彬的衣裳也換好，回頭客人來了，把她帶到這裏來喝茶。』  
Daisy 答應了一聲，向後走了。

——彬彬就是畫上抱着我們太太的頸項的女兒。她生在意大利。我們的太太和先生的蜜月旅行，

幾乎延長到兩年。我們的先生是銀行家，有的是錢，爲着要博嬌妻的歡心，我們的先生在旅途中到處逗留，並不敢提起回國的話。雖然他對於太太所欣賞的一切，毫不感覺興味。我們的太太在種種集會遊宴之中，和人們興高采烈的談論爭執着，先生只在旁木然的靜聽，往往倦到入睡。我們太太嬌噴的眼波，也每每把他從矓矓中驚醒，茫然四顧，引得人們有時失笑。我們的太太這時真悔極了，若不是因

爲種種的舒服和方便，也許他就不再是我們的先生了！但是丈夫終久不比情人，種種的舒服和方便，對於我們的太太，也有極大的好處。這些小小的醜，太太對着他最忠誠的愛慕者雖然常常怨抑的細訴着，而在大庭廣衆之間，也只是以漠然的苦笑置之。

彬彬未生的時候，我們的太太懷着一百分恐懼的心，怕她長的像父親。等到她生了下來，竟是個

具體而微的母親！我們的太太真是喜到不可形容，因着撫養的種種煩難，便趕緊帶她回到中國來。

無怪她母親逢人便誇說她帶來了意大利山水的神秀，彬彬有着長長的眉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子，小小的嘴。雖然也有着幾分父親的木訥，而五歲的年紀，彬彬已很會宛轉作態了。可惜的是我們的太太是個獨女，一生慣做舞台中心的人物，她雖然極愛彬彬，而彬彬始終只站在配角的地位。

三麻子扮關公，打着紅臉，威風凜凜。跟前的那個小馬童，便永遠穿起綠褂子來配襯關公。關公的靴尖微微的一抬，那馬童便會在關公前一連翻起十來個筋斗。我們的彬彬，便是那個小馬童——

遠遠的門鈴響了幾聲，接着外院橐橐的皮鞋聲，Daisy在小院裏揚聲說：『陶先生到。』一面開着門，側着身子，把客人往裏讓。



太太已又在壁角鏡子裏照了一照，回身便半臥在沙發上，臂肘倚着靠手，兩腿平放在一邊，微笑着抬頭，這種姿勢，又使人想起一幅歐洲的名畫。

——陶先生是個科學家。和大多數科學家一般，在衆人中間不大會說話，尤其是在女人面前，總是很局促，很緘默。他和我們的太太是世交，我們的太太在「二八芳齡」的時候，陶先生剛有十二三歲，因着新年堂前的一揖，陶先生腦中，就永遠

洗不去這個流動的影子。我們的太太自然不畏避男人，而陶先生却不會利用多如樹葉的機會。見了面只啞啞的漲紅着臉，趁着我們的太太在人叢中談笑，他便躲坐在屋角，靜默的領略我們太太舉止言笑的一切。我們的太太是始而嘲笑，終而鄙夷，對他從來沒有一句好話。近來她漸漸感到青春之消逝，而陶先生之忠誠如昨，在衆人未到之先，我們的太太對於陶先生也另加青眼了——

太太笑說：『你找個地方坐下，試驗作的如何了？還在提倡科學救國罷？』陶先生仍舊蹣跚的含糊的答應了一聲，帽子放在膝上，很端正的坐在屋角的一張圈椅裏。他的心微微的跳着，在恐懼歡喜這獨對的一剎那。

看他依舊說不上話來，我們的太太又好笑又覺得索然，微吁了一口氣，懶懶的站起，彬彬已從門

外跳了進來，一頭的黑髮散垂着，淺綠色的衣服，上面穿着細白絨衣，淺綠邊的白襪子，黑漆皮鞋。彬彬衣服的綠色，是正在我們太太的衣服和鐳子顏色中間的一種色調。Daisy是懂得以太太的衣服爲標準而打扮彬彬的。

看見彬彬進來，陶先生似乎舒暢了許多，趕緊站起過來拉住彬彬的手。太太又嬾嬾的坐下，掠一掠頭髮說：「彬彬，你同陶叔叔玩罷。陶叔叔整天

研究化學，你問他豬肝和菠菜裏面是不是有什麼「維他命」A B C D？平常媽媽勸你吃這些個，你總不聽……」

外面 Daisy 又揚聲說：「袁小姐到。」我們的太太笑盈盈的站了起來。

——袁小姐是個畫家，又是個詩人，是我們太

太太的惟一女友，也是這「沙龍」中的惟一女客人。當時當地的畫家女詩人當然不止袁小姐一個，而被我們的太太所賞識而極口稱揚的却只有她一人！我們的太太自己雖是個女性，却並不喜歡女人。她覺得中國的女人特別的守舊，特別的瑣碎，特別的小方。而不守舊，不瑣碎，不小方的如袁小姐以外的女畫家，詩人，却大多數不在我們太太的眼裏，全數不在我們太太的嘴裏，雖然有極少數是在我們太

太的心裏。

我們的太太說，只有女人看女人能夠看到透骨，所以許多女人的弱點，在我們太太口裏，都能描畫得淋漓盡致，而袁小姐却從來沒受過我們太太的批評。我們的太太在客人前極口替她揄揚，辯護，說她自然，豪爽，她自有她真正的美！

有人推測着說我們的太太喜歡袁女士有幾種原因：第一種是因爲我們的太太說一個女人沒有女朋

友，究竟不是健全的心理現象。而且在遊園赴宴之間，只在男人叢裏談笑風生，遠遠看見別的女人們在交頭耳語，年輕時雖以之自傲，而近年來却覺得不很舒服。第二是因爲物以相襯而益彰，我們的太太和袁小姐是互相襯托的，兩個人站在一起，袁小姐的臃腫，顯得我們的太太越苗條；我們太太的瑩白，顯得袁小姐越黧黑。這在「沙龍」客人的眼中，自然很豐富的含着藝術的意味。第三因爲友誼本是



相互的感情，袁小姐對於我們的太太是一見傾心，說我們的太太渾身都是曲線，是她眼中的第一美人。我們的太太說袁小姐有林下風，無脂粉氣，於是兩人愈說愈投機，而友誼也永恆的繼續着——

袁小姐挺着胸，黑旋風似的撲進門來，氣吁吁的坐下，把灰了的喬其紗頸巾往沙發上一擡，一面從袖子裏掏出黃了的白手絹來，拭着額汗，她穿着

灰色嗶嘰的長夾衣，長纜過膝，橙黃色的絲襪子，豆腐皮似的旋捲在兩截胖腿上。下面是平底圓頭的黃皮鞋。頭髮剪得短短的一直往後攏，扁鼻子上架着一付厚如酒鐘的近視眼鏡。渾身上下，最帶着藝術家象徵的，是她那對永遠如在夢中的迷茫的眼光。

我們的太太笑盈盈的側坐在袁小姐的旁邊，問：『別氣急敗壞的，你告訴我，是受了那個批評

家的氣？」袁小姐喘口氣，咽了一口唾沫，說：「什麼批評家，是一羣混蛋！剛纔我忽然如有所使，吃完飯，臉也沒洗，一口氣跑到天壇去畫畫。剛安好畫具，起了幾筆，四圍便闖上一大羣丘八。起初還是遠遠的看，後來越擠越近，指手畫腳的，蒜臭，汗臭，薰得人要死。我越畫越不耐煩，最後我匆匆的收拾了，提起畫箱就走，這一羣大爺還笑嘻嘻的遠遠的把我送出園門。你看氣入不？把我一腔的靈

感，生生的攢走了！」

我們的太太笑了，「這是一班普羅的欣賞家呀，你應當歡迎他們才是！快好好的歇一歇。你那幅玉泉山塔的畫帶來了沒有？一會兒好讓我們賞鑒賞鑒。」

陶先生和彬彬癡癡的望着她倆。

太太招呼陶先生說：「你過來談談，你正需要這麼一個和你正相反的朋友，一個藝術家，一個女

人，一個豪爽的談話者。……」陶先生囁嚅着往前走了一步，院子裏已走進一羣人。我們的太太和袁小姐都回過頭來，陶先生拉着彬彬的手趕緊的便溜到門外去。

這一羣人都擠了進來，越衆上前的是一個「白裕臨風，天然瘦削」的詩人。他的頭髮光溜溜的兩邊平分着，白淨的臉，高高的鼻子，薄薄的嘴唇，態度瀟灑，顧盼含情，是天生的一個「女人的男子」。

詩人微俯着身，捧着我們太太指尖，輕輕的親了一下，說：『太太，無論那時看見你，都如同一片光明的雲彩……』我們的太太微微的一笑，抽出手來，又和後面一位文學教授把握。

教授約有四十上下年紀，兩道短鬚，春風滿面，連連的說，『好久不見了，太太，你好！』

哲學家背着手，俯身細看書架上的書，抽出叔本華婦女論的譯本來，正在翻着，詩人悄悄過去，

把他肩膀猛然一拍，他纔笑着合上卷，回過身來。他是一個瘦瘦高高的人，深目高額，兩肩下垂，臉色微黃，不認得他的人，總以爲是個烟鬼。

我們的太太正和一位政治學者招呼，回頭看見，便噴着詩人說：『你真是！攪他作什麼？我這裏是個自由的天地，各人應該挑着自己心愛的事去作。』哲學家抱歉似的，鞠躬笑着說：『書獃子真沒有辦法！到那裏都是先翻人家的書。』詩人在一

旁嗤嗤的笑着。

太太回身問着政治學者：「你們這些人還說什麼創造輿論？近來的市政越來越不像樣了。自來水把我們喝病了還不算，那天我同袁小姐到玉泉山去畫畫，這一道的汽車，險些沒有把我們顛死！虧那站上的巡警還有臉攔住我們的車，問我們要車捐！我問他：「你們把這些捐錢用到那裏去了，你看這刀山般的汽車道！」真是，盡讓我們來說話是不行



的呀，你們這些「政治家」！」太太一口氣說完，回身自己點着一支烟，坐了下去，又問袁小姐「是不是？你說？」

政治學者很年輕，身材魁偉，圓圓的臉，露着笑容，他也鞠躬着說：「無論如何，我先替市政府向我們的太太賠個不是！這汽車道是太壞了。等着我做了市長，那時您再看。別忘了我們現在還是「在野黨」呀！」

大家都笑了！我們的太太也不禁嗤的笑了，回頭叫『Daisy 看茶！』

Daisy 輕盈的躡着脚尖進來，遞過杯盤，便遞着糕點。門外有兩個白長衫，黑緞子坎肩的僕人，屏聲靜氣的在伺候傳遞着湯水。

我們的太太捧着茶杯，走到文學教授面前。文學教授正和袁小姐談着前天北海的畫展，看見太太過來，趕緊握着茶巾站起。我們的太太笑說：『快

別起來，我只問你一句話，我舉薦的那個詩學教授怎麼樣？」一面便側坐在袁小姐的椅沿。

文學教授站着笑說：「您舉薦的人那會有錯！他雖然年輕，談鋒却健，很會說笑話，學生們在他班上永遠不困。不過他身體似乎不大好，我彷彿常在佈告板上，看見他的告假條子，」袁小姐忽然笑說：「你們說的是小施呀？他那裏有病！我差不多每天下午看見他在公園裏，同一個紅衣蓬髮的女

子，來回的走着。」

我們的太太稍微的怔了一怔，便斂容說：『其實我也不十分認得他，是去年冬天他拿了一封介紹信，同他自己的一本詩，上門求見，我看他寫的還不壞，便讓他在這裏念了幾次，以後他也很淒切的告訴我，說他是如何的潦倒。我想也許你們文學系裏，容得下這麼一個人，沒想到……』我們的太太微微的搖一搖頭，咽住不說了，站了起來，慢慢的

走到窗前，指頭撫着杯沿，心不在焉的向着窗外嘆道：『彬彬，你進來。』

彬彬兩手牽着衣角，笑嘻嘻的走進，挪到我們太太跟前，仰着頭說：『媽媽，陶叔叔叫我告訴你，說他還有事，先走了。明天早上他還來帶我上公園去。』我們的太太從沉思中微笑說：『他倒有工夫——彬彬，你看這些個客人，你也不招呼一聲！』彬彬笑着向大家說了一聲：『您好！』

詩人坐在書桌前面，連着椅子轉了過來，右手兩指夾着烟捲，左手招着我們的太太，說：『美，這玻璃底下的畫，又是新的罷？你的筆意越來越秀逸了。』我們的太太拉着彬彬的手，走到棹前，說：『金老先生倒是隔天一來，他催的緊，我也只好敷衍敷衍。春天一到，我的臂腕又有些作酸，真有些不耐煩了。』哲學家還在看着婦女論，聽了便合上書，微笑說：『太太，我看你也太要強了，身體本

來不很好，又要什麼都會，什麼都做，依我說，一個女人，看看書，陪陪孩子……」我們的太太笑了起來，說：「你看的是叔本華的婦女論呀，又罵開女人了，女人便怎樣？看看書，陪陪孩子，就算一生的事業麼？你趁早擱下叔本華，看一看蕭伯納罷。蕭老頭子借着女傑周安的口裏，向你們這一班男人大聲疾呼的說：「……這些女人的事情，一般的女人都能作，但沒有一個女人能做我的事情」……」

回頭又問着文學教授說：『對不對？是不是他說過這幾句話？』文學教授趕緊說：『是。』哲學家忽然大笑了，他似乎覺得很滑稽。

彬彬掙脫了我們太太的手，拉了袁小姐，又走到院子裏去。政治學者和文學教授也走了出去，在樹下低低的談着話。

小院的門開了，走進一個人來，發光的金黃的



捲髮，短短的堆在耳邊，頸際。深棧色的小呢帽子，一瓣西瓜皮似的歪歪的扣在髮上。身上脚上是一色的淺棧色的衣裳鞋襪。左臂彎裏掛着一件深棧色的春大衣，右手帶着淺棧色的皮手套，拿着一隻深棧色的大皮夾子。一身的春意，一臉的笑容，深藍色眼裏發出媚艷的光，左頰上有一個很深的笑渦。

大家眼前一亮似的，都立刻歡呼了起來，「露茜，你好呀，什麼時候到的？」露茜直奔了文學教

授去，拉了他的手，笑說：『我是今午十一點五分的快車到的，行李一擱在飯店裏，便到處的找你，最後才找到你家裏。你太太說你吃過午飯就走的，沒有說到那兒去，我猜着你一定在這兒，你看把我累的！』一面又和政治學者拉手，笑了一笑。回頭又對彬彬呼喚着，操着不很純熟而很俏皮的中國話說：『哈囉，彬彬，你又長高了，你媽媽呢？』說着看了袁小姐一眼，不認識，又回頭去同政治學者

說話。

這時哲學家也走了出來。詩人正從衣袋裏掏出一捲紙來，伸鋪在棹上，同我們的太太一同俯了下去，輕輕的念着，笑着，聽見門響，抬起頭來，立刻站了起來，滿面是笑，剛要叫喚，回頭看見我們的太太，也望着窗外，微蹙着眉尖，便斂了笑容，輕輕地拍着我們太太的肩，『美，你先往下看，我先出去同她應酬應酬去。』說着便走出去——登時

院子裏便滿了人聲。

袁小姐走了進來，看見我們的太太兩手支頤，坐在書桌前看着詩，便伏在太太耳邊，問：『這個外國女人是誰？』我們的太太一面捲起詩稿，一面站了起來，伸了伸腰，癩癩的說：『這是柯露茜，一個美國所謂之藝術家，一個風流寡婦。前年和她丈夫來到中國，捨不得走，便自己耽擱下來了。去年冬天她丈夫在美國死了，她才回去，不想這麼幾

天，她又回來了。我真怕她，麻雀似的，整天噉噉的說個不完！我常說，她丈夫是大糖商，想壟斷一切的糖業，她呢，也到處想壟斷一切的聽衆！」  
袁小姐默然，坐了下去，端起一杯茶來喝着。

在袁小姐以前，露茜是我們太太唯一的女友。  
前年露茜到北平的第二天，文學教授便帶她來拜訪我們的太太，談得很投機，事後我們的太太對人說露茜聰明有禮，露茜對人說一個外國人到北平，若

不見見我們的太太，是個缺憾，於是在種種的集會之中，她們總是形影相隨，過了有好幾個月，以後却漸漸的冷淡了下去。有人說也許是因為有一次我們太太客廳中的人物，在某劇場公演「威尼斯商人」，我們的太太飾小姐，露茜飾丫環。劇後我們的太太看到報上有人批評，說露茜發音，表情，身段，無一不佳，在劇中簡直是「喧婢奪主」。我們的太太當時並不會表示什麼，而在此後請客的知單

上，便常常略去了露茜的名字。

Daisy 輕輕的進來，站在太太椅旁，低低的說：『小姐，柯太太來了一會了，在院子裏說話呢。』太太抬頭皺眉說，『知道了，她自己還不會進來！——你打電話到老姨太那邊，問今天晚上第一舞台的包廂定好了沒有？我也許一會兒就過去。』Daisy 答應着，輕輕的又退了回去。

詩人拉着露茜進來，後面跟着那一羣人。露茜格格的笑著，左手推着詩人的臂膀說：『你放手，我還沒見主人呢。』我們的太太微笑着站了起來，一面也伸出手來，一面說：『我知道你不是來找我，所以我也沒有出去接你。』露茜早已又回過頭去，看着袁小姐，笑說：『這位是誰，請那一位給介紹。』詩人趕緊過來笑說：『等我來，這位是袁』



小姐，一個藝術家，一個詩人……」露茜連忙伸手和袁小姐把握，說：「久仰，久仰，今天是您讀詩罷，我幸得躬逢其盛。」袁小姐踉蹌着，搓着手說：「不，不，我今天是來聽詩，」一面指着詩人「他倒是有一篇長詩要念。」露茜已自挑了一張矮椅坐下，背倚着矮棹子，兩腿直伸着放在軟墊上，一面笑說：「來，來，念出來讓我們聽聽，讓我也洗一洗行旅的塵穢。」一面自己點上一支烟抽着，很嬌

慵的慢慢的便閉上眼睛。

大家都紛紛的找個座兒坐下，屋裏立刻靜了下來。我們的太太仍半臥在大沙發上。詩人拉過一個墊子，便倚坐在沙發旁邊地下，頭髮正擦着我們太太的鞋尖。從我們太太的手裏，接過那一捲詩稿來，伸開了，抬頭向着我們的太太笑了一笑，又向大家點頭，笑着說：『我便獻醜了，這一首長詩題目是「給——」』於是他念：

「給——」

我昨夜夢登最高的峯上，

地下沒有一盞燈，天上沒有一顆星，

我只覺得身邊有個你——

冰涼的是你的手，跳動的是……」

露茜忽然睜開眼睛，笑得幾乎連椅子翻了過去，兩手亂搖着說：「不必念了，底下等我來念——」

「跳動的是你的心」，「星，心，輕，親，」你又  
在湊韻……」這一串銀鈴似的聲笑，把這屋裏靜寂  
的空氣完全攪散了。大家都笑了，政治學者大笑着，  
站了起來，指着露茜，說：『秩序！秩序！你這淘  
氣鬼。』

袁小姐一個人沒有笑，只看着我們的太太。太  
太坐起來，正要說話，詩人已笑嘻嘻的捲起詩稿，  
從沙發邊爬到露茜椅旁，拿紙捲打着露茜的頭，說：

『你是怎麼回事，儘拆我的臺！』露茜仍笑着用夾着紙烟的手，扶着帽子，『小心，你，我的新帽子！……』

Daisy 站在門邊說：『小姐，電話打通了，老姨太太請您說話，』太太皺着眉頭說：『叫彬彬去接，我沒有工夫。』一面站起來，走到哲學家面前。哲學家坐着不動，只微笑着抬頭，指着露茜的背影，

聲音很輕，說：『女人，這不是一個完全的女人麼？』我們的太太忽然很柔媚的笑了一笑，便坐在哲學家的旁邊。

彬彬跳了進來，笑嘻嘻的走到太太面前，說：『媽媽，老姨太說包廂定好了，那邊還有人等你吃晚飯。今兒晚上又是楊小樓扮猴子。媽媽，我也去，可以麼？』說着便爬登我們太太的膝上，抱住臂兒，

笑着央求。我們的太太也笑着，一面推開彬彬：『你鬆手，那用得着這樣兒！你好好的，媽媽就帶你去。』彬彬鬆手下來要走，又站住笑說：『我忘記了，老姨太還說叫我告訴媽媽，說長春有電報來，說外公在那裏很……』我們的太太忽然臉上一紅，站起推着彬彬說：『你該預備預備去了，你還是在家裏用過晚飯再走，酒席上的東西你都是吃不得的。』彬彬答應一聲，又歡天喜地的跳了出去。露

茜向着政治學者點頭擠眼一笑。

Daisy 在門外說：『小姐，周大夫到，』一面帶進一個客人來，隨手把沙發旁邊的大燈捻亮了。在暮色與燈光之中，進來的一位，三十歲上下，穿着西裝，矮矮胖胖的個子，臉上滿堆着使人信任的笑容。一進門便搓着手，笑着連連點頭鞠躬說：『袁小姐好，柯太太好，大家都好。我來的真巧，又見着這許多人。』我們的太太笑着盈盈的上前，伸手



和大夫把握，說：「也可說是不巧，你又碰着這許多人，又該罵我不休息盡見客了。」周大夫彎着腰從 Daisy 手裏接過一根烟來，自己點着，連忙笑着說：「那裏？那裏？我的職務總彷彿是妨礙人家交誼似的，其實我也是不得已。若說太太你呢，前天剛剛傷風，論理也該……」詩人笑着走過來，拍着大夫的肩膀，說：「又是這一套老話，坐下，我問你，這兩天生意該好罷，時令傷寒的人多極了，我

到處找朋友，差不多個個都在傷風。」周大夫說：「本來麼，乍暖還寒時候，最易傷風。」大家都大笑起來。我們的太太笑說：「你還是安分守己當大夫罷，「乍暖還寒時候」，一加上「最易傷風」，成個什麼話！」大夫對着太太深深的鞠了一躬，說：「這是這沙龍裏的空氣，庸俗的我，也沾上點詩氣了。」露茜正和袁小姐談話，回頭便笑着說：「我們的太太病了，你治，你若得了「溼氣」，誰給你

治！』大家又笑了起來，這次袁小姐也看着露茜笑了。

小院門外有人聲，一個僕人走到屋門口，Daisy連忙迎了出去，低低的說了幾句話。僕人出去，Daisy又轉身進來，先看着周大夫微微的笑了一笑，才對我們的太太說：『吹笛子的楊先生來了，問小姐今晚上還練習不練習崑曲。我回了他了，說不唱了，

客廳裏客還未散，周大夫也在這裏，……『文學教授笑對周大夫說：『你看你多殺風景，否則我們又有耳福了。』周大夫連忙站起，笑說：『我該走了，又是我的不是，我本來也沒有說什麼，我只說過與其學唱還不如學彈，到底不傷氣。她的身子你們也知道，……』文學教授斂了笑容，回身對我們的太太說：『爲您自己打算呢，自然我們應該勸您把這些事都撇開，不過我們都是「人」，有時太自私了，

只顧到自己的眼福，耳福……」我們的太太微微的笑着，向着文學教授彎了彎腰，正要說話，露茜在一邊忽然笑起來，接了下去，說：「別忘了還有口福！」大家也大笑起來，又似乎覺得不好，趕緊收住，我們的太太歛了笑容，把要說的話咽了回去。

周大夫從腰袋裏拉出表來一看，說：「我真該走了，我本來是出診，路過你們門口，看見有許多車子，順便走進來看看，……」我們的太太笑了，

說：『是不是！我說你是來檢查。』一面說着，周大夫已拿起帽子。靈茜也站了起來說：『天不早了，我們也該走了。』說着看着文學教授和政治學者，於是大家都紛紛的離座。露茜笑對袁小姐說：『你剛才不是答應我，你也參加我們的晚飯麼？』袁小姐躊躇着，看着我們的太太。我們的太太扶着椅背，手指按着嘴唇，打了一個呵欠，懶懶的說：『我也要出去的，不留你了。』詩人連忙從後面替袁小姐

披上紗巾。

露茜對我們的太太笑了一笑，說：『對不起，我把你的客人都帶走了，我知道你一會兒要去聽戲，中間也要休息休息的。』我們的太太從眼梢瞥了露茜一下，沒有言語，便回過頭去。

哲學家從書架上又取下幾本書，同婦女論磊在一起，挾在臂裏，笑着向我們的太太說：『這幾本書可否借我一讀，遲日我再送來。』我們的太太笑

着看了哲學家一眼說：『你先把上次借去的書送回來再說！也沒見我的書都是好的，你一般的也有這些書。』哲學家笑說：『你的版本好多了，我是窮人，買不起善本，只好沾你的光。』

大家尋衣覓帽，都已走到廊上。Daisy 開着門，兩個僕人垂手站在階邊，大家紛紛的向我們的太太道謝告別。太太似乎乏了，只微笑着點頭，走到小院門口，便站住了。詩人站在太太背後，說：『你



們先走一步，我隨後就來。」露茜回頭說：「別忘了今晚六國飯店還有西班牙跳舞！」我們的太太看着詩人說：「你也走好了，還等什麼？」詩人笑着，沒有答應，只把客人往外送。

詩人進來時，客廳裏又已收拾過了，壁爐裏燃上松枝。屋裏沒有燈，我們的太太抱膝坐在爐火微光之前，懶懶的，聽見詩人進來，頭也不抬。詩人

也沒有言語，輕輕的拉過一個墊子，便坐在太太旁邊，輕輕的說：『這微光，這你，這一切，又是一首詩！』太太不答。

屋裏靜得只聽見松枝爆裂的聲音，——Daisy 輕輕地走到門口，看了一眼，又輕輕的退了回去。

詩人輕輕的站了起來，走到窗前，叩着籠兒，說：『太靜了，連最活潑的金絲雀也不叫了。』我們的太太這時才看了詩人一眼，歪着頭說：『金絲

雀現在不高興！」

詩人笑了，走到太太椅旁坐下，撫着太太的肩，說：『美，讓我今晚跟你聽戲去！』我們的太太推着詩人的手，站了起來，說：『這可不能，那邊還有人等我吃飯，而且——而且六國飯店也有人等你吃飯，——還有西班牙跳舞，多麼曼妙的西班牙跳舞！』詩人也站了起來，挨到太太跟前說：『美，你曉得，她是約着大家，我怎好說一個人不去，當

時只是含糊答應而已，我不去他們也未必會想到我。還是你帶我去聽戲罷，你娘那邊我又不是第一次去，那些等你的人，不過是你那班表姊妹們，我也不是第一次會見。——美，你知道我只願意永遠在你的左右……」

我們的太太不言語，只用纖指托着桌上瓶中的黃壽丹，輕輕的舉到臉上聞着，眉梢漸有笑意。

詩人用手輕輕托住我們太太的臂肘，說：『你

「還換衣服不？你進去罷，我在這裏等你。」說着已輕輕的把我們的太太推到客廳門外，從甬道牆上摘下一件黑色的斗篷來，替她披在肩上。我們的太太把斗篷往身上一裹，頭也不回的走到後面去了。

詩人退進客廳裏，伸了一伸腰，點上一支烟，捻亮了燈，坐在沙發上，隨手拿起一本詩來，正在翻看，聽見門外汽車響，又聽見脚步聲走入內院來，詩人連忙放下書站起。

我們的先生在太太客廳門口出現了。大異於我們的想像，他不是一個圓頭大腹的商人，却是一個溫藹清紈的紳士，大衣敞開着，拿着帽子在手裏，看見詩人，便點頭說：『你在這裏。美呢？她好了罷？我今早走的時候，她還沒有起床。』說着放下帽子，脫下大衣掛在牆上，走了進來坐下。

詩人也坐下，說：『美好了，下午還有茶客，她一會兒還聽戲去。』

這時我們的太太已拉着彬彬的手進來。身上已換了黑色灑花絲絨的長衣，肩臂之間，隱約的露着玉肌，腳底下是肉色絲襪子，青緞高跟鞋。重施脂粉，也點上口紅，顯得容光煥發。彬彬是大紅綢子衣服，乳色的領袖，白絲襪，黑漆皮鞋。進門看見我們的先生，便跳了過去，抱住笑道：『爸爸，媽媽帶我聽戲去。』我們的先生沒有說什麼，只把彬彬抱在膝上，摩撫着。

我們的太太仍舊站着，手扶着椅背，有意無意的問我們的先生：「娘叫我去聽楊小樓，也在那邊吃晚飯，你和我們一塊兒去罷？」我們的先生看着詩人，躊躇的說：「我想我不去了，你們去罷。我今天有點倦，銀行裏開會整開了一下午；剛纔孫經理還請我和他到六國飯店去看西班牙跳舞，我辭了他，我想着你不舒服，我自己去也沒有……」

我們的太太聽着，忽然看了詩人一眼，一回身



便側坐在先生的身旁，扶着先生的臂腕，幽幽的說：

『我本來也不一定要去，因為娘那邊已約下了人，只好去應酬一下，你既然犧牲了西班牙跳舞來陪我，我也願意犧牲楊小樓來陪你。我也倦，我們只在家裏守着爐火坐坐也好！』

我們的先生愕然了，從來未曾受過這樣的溫存！他受寵若驚的正要說話，我們的太太趕緊說：

『你不用勸我，我一定不去了！我倦得很，只要你

陪着我！』說着歪了下去，俯在先生的肩上，眼裏竟然有了淚光。

詩人默然站起來，把烟頭扔在爐裏。我們的先生也默然，只輕輕的拍着太太的肩背。彬彬本來只坐在父親膝上，睜着大眼，很懸心的聽着他們說話，至此便溜了下來，走到我們太太跟前，說：『媽媽，你不去了，我呢？』我們的先生抬頭看着詩人說：『美倦了不去，由她罷，你帶彬彬去，怎麼樣？』

詩人還不及回答，我們的太太已連忙坐了起來，說：『別煩他了！人家還有飯局呢！』先生說：『既如此，彬彬也不用去了，小孩子太睡晚了，到底不好。』

Daisy 站在門口，臂上帶着太太和彬彬的大衣。聽到這裏便微笑着進來，俯了下去，在彬彬耳邊，輕輕的說了幾句話。彬彬忍着淚，低頭向父親和母親說了聲『明天見，』便牽着 Daisy 的手出去。

我們的太太隔窗喚着 Daisy，說：『你再打電話告訴老姨太太，說我又覺得不大舒服，不能來了。』也吩咐廚房裏把我們的飯開到這裏來罷，這裏有火，煖和些。『Daisy』一面答應着便走了。

詩人拍了拍身上的烟灰，對我們的太太說：『那麼我走了，明天見罷，我還要回去寫幾封信，我也太懶，晚上屋子裏又冷，總不想拿筆，總挨朋友們的罵。』我們的先生站了起來，說：『你不是有飯』

局麼，怎麼又到冷屋子裏去寫信？若如此，就在我們這裏用了晚飯再走。」詩人凝神看着爐火，回頭笑說：『不用晚飯了，我也吃不下。我已住慣了冷屋子，正是「漸慣了單寒羈旅！」』他一面笑着吟哦着，往外就走。我們的太太忽然站起，要叫住詩人，詩人有我們的先生送着，已走出小院門口了。

門外是暮色逼人，詩人叫來了拱腰縮頸站在牆

隅的·車夫，一步跨上車去，伸直了腿，深深的向天  
噓了一口氣，說：『走，六國飯店！』

竟於十，十七夜，一九三三。